

唐宋八大家

李德哲 主编

貳

唐宋八大家

■ 李德哲 主编

第二卷



吉林大学出版社

第二卷 目 录

欧阳修	(1)
桑怱传	(1)
洛阳牡丹记	(8)
贾谊不至公卿论	(23)
读李翱文	(27)
采桑子	(31)
采桑子	(33)
诉衷情	(35)
御带花	(37)
采桑子	(40)
采桑子	(42)
渔家傲	(44)
踏莎行	(46)
越溪春	(48)
生查子	(51)
渔家傲	(53)



临江仙	(55)
阮郎归	(57)
朝中措	(59)
玉楼春	(61)
玉楼春	(63)
蝶恋花	(65)
蝶恋花	(67)
蝶恋花	(69)
蝶恋花	(71)
渔家傲	(74)
渔家傲	(76)
木兰花	(78)
浪淘沙	(80)
青玉案	(82)
南歌子	(84)
玉楼春	(86)
少年游	(87)
玉楼春	(90)
望江南	(92)
夜行船	(94)
临江仙	(96)
浣溪沙	(98)
浣溪沙	(100)

苏 洵	(102)
审 势	(102)
管仲论	(112)
辨奸论	(116)
心 术	(119)
六 国	(123)
项 籍	(126)
高 祖	(131)
御 将	(135)
任 相	(140)
重 远	(145)
六经论	(151)
史 论上	(156)
史 论下	(160)
明 论	(164)
利者义之和论	(168)
苏氏族谱亭记	(171)
极乐院造六菩萨记	(174)
老翁井铭	(176)
吴道子画五星赞	(179)
仲兄文甫说	(181)
送石昌言为北使引	(184)
祭侄位文	(187)
谢相府启	(188)



张益州画像记	(191)
曾 巩	(197)
寄欧阳舍人书	(197)
赠黎安二生序	(202)
太祖皇帝总序	(204)
《战国策》目录序	(214)
《李白诗集》后序	(218)
序越州鉴湖图	(221)
送蔡元振序	(231)
与王介甫第一书	(234)
答王深甫论扬雄书	(236)
宜黄县县学记	(242)
墨池记	(248)
学舍记	(250)
南轩记	(253)
鹅湖院佛殿记	(256)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258)
熙宁转对疏	(262)
敕监司考核州县治迹诏	(272)
议经费	(274)
苏明允哀辞	(278)
夫人周氏墓志铭	(283)
洪渥传	(285)

苏 轼	(288)
秋阳赋	(289)
滟潏堆赋	(292)
洞庭春色赋	(295)
中山松醪赋	(297)
文与可画筧笃谷偃竹记	(299)
遗爱亭记(代巢元修)	(303)
上荆公书	(305)
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	(307)
范文正公文集叙	(309)
韩干画马赞	(313)
桂酒颂	(315)
刑赏忠厚之至论	(317)
孟轲论	(321)
乐毅论	(325)
荀卿论	(328)
韩非论	(332)
范增论	(335)
留侯论	(338)
贾谊论	(342)
晁错论	(346)
上韩太尉书	(350)
上梅直讲书	(353)
答秦太虚书	(357)



喜雨亭记	(361)
凌虚台记	(364)
超然台记	(366)
放鹤亭记	(370)
石钟山记	(373)
潮州韩文公庙碑	(376)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381)
前赤壁赋	(384)
后赤壁赋	(387)
三槐堂铭	(390)
方山子传	(394)
江神子	(397)
浣溪沙	(400)
水调歌头	(402)
念奴娇	(405)



欧阳修

桑怱传

桑怱之出生年月不祥，宋开封雍丘人。有谋略，两举进士不中。因自请补耆长，捕盗数有功，遂补郟城尉。累官至广西驻泊都监。康定二年（1041年）春，陕西安抚副使韩琦命任福统军迎击西夏，以他为先锋。他率军抗敌，立有战功，后遭夏军伏击，力战而死。

本传侧重于记录桑怱弃文从武之后的捕盗经历，及其在军旅中所表现出的勇敢精神和出色的才华谋略，并对其谦逊、无私的高尚品质给予了高度赞扬。欧公于此文中借桑怱事对雄阔有力的侠士之风给予了肯定，写法颇似《史记》。

【原文】

桑怱，开封雍丘人。其兄慥，本举进士有名。怱亦举进士，再不中。去游汝、颍间，得龙城废田数顷，退而力耕。岁凶，汝旁诸县多盗，怱白令，愿为耆长，往来里中察奸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盗不可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诺。里老父子死未敛，盗夜脱其衣，里老父怯，无他子，不敢告县，裸其



尸不能葬。怪闻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觉。明日遇之，问曰：“尔诺我不为盗矣，今又盗里父子尸者，非尔邪？”少年色动。即推仆地，缚之，诘共盗者。王生指某少年。怪呼壮丁守王生，又自驰取少年者，送县，皆伏法。

又尝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盗，招怪饮酒，遂与俱行。至贼所藏，尉怯，阳为不知以过。怪曰：“贼在此，何之乎？”下马独格杀数人，因尽缚之。又闻襄城有盗十许人，独提一剑以往，杀数人，缚其余。汝旁县为之无盗。京西转运使奏其事，授郟城尉。

天圣中，河南诸县多盗，转运奏移浍池尉。崤，古险地，多涂山，而青灰山尤阻险，为盗所恃。恶盗王伯者，藏此山，时出为近县害。当此时，王伯名闻朝廷，为巡检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怪至，巡检者伪为宣头以示怪，将谋招出之。怪信之，不疑其伪也，因谍知伯所在，挺身入贼中招之，与伯同卧起十余日。信之，乃出。巡检者反以兵邀于山口，怪几不自免。”怪曰：“巡检授名，惧无功尔。”即以伯与巡检，使自为功，不复自言。巡检俘献京师，朝廷知其实，罪黜巡检。。怪为尉岁余，改授右班殿直、永安县巡检。

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盗贼稍稍起其间，有恶贼二十三人不能捕，枢密院以传召。怪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怪谋曰：盗畏吾名，必已溃，溃则难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则闭栅，戒军吏，无一人得辄出。居数日，军吏不知所为，数请出自效，辄不许。既而夜与数卒变为盗服以出，迹盗所尝行处。入民家，民皆走，独有一媪留，为作饮食馈之如盗。乃归，复闭栅。三日又往，则携其具就媪饌，而以其余遗媪，媪待以为真盗矣。乃稍就媪，与语及群盗辈，媪曰：“彼闻桑怪来，始畏之，

皆遁矣。又闻怪闭营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还也。某在某处，某在某所矣。”怪尽钩得之。复三日，又往厚遗之，遂以实告曰：“我，桑怪也。烦媪为察其实而慎勿泄，后三日，我复来矣。”后又三日往，媪察其实审矣。明旦，部分军士，用甲若干人于某所取某盗，卒若干人于某处取某盗。其尤强者在某所，则自驰马以往，士卒不及从，惟四骑追之，遂与贼遇，手杀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获。

二十八日，复命京师。枢密吏谓曰：“与我银，为君致阁职。”怪曰：“用赂得官，非我欲，况贫无银；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阍，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与兵马监押。未行，会交趾獠叛，杀海上巡检，昭、化诸州皆警，往者数辈不能定，因命怪往，尽手杀之。还，乃授阁门祗候。怪曰：“是行也，非独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还，我赏厚而彼轻，得不疑我盖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惭吾心。”将让其赏归己上者，以奏稿示予。予谓曰：“让之，必不听，徒以好名与诈取讥也。”怪叹曰：“亦思之，然士顾其心何如尔，当自信其心以行，讥何累也！若欲避名，则善皆不可为也已。”余慙其言。卒让之，不听。

怪虽举进士而不甚知书，然其所为皆合道理，多此类。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将以舟载之，见民走避溺者，遂弃其粟，以舟载之。见民荒岁，聚其里人饲之，粟尽乃止。

怪善剑及铁简，力过数人，而有谋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为人不甚长大，亦自修为威仪，言语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

庐陵欧阳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怪，可谓义勇之士，其学问不深而能者，盖天性也。余固喜传人事，



尤爱司马迁善传，而其所书皆伟烈奇节，士喜读之。欲学其作，而怪今人如迁所书者何少也，乃疑迁特雄文，善壮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怱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迁书不诬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尽知也。怱所为壮矣，而不知予文能如迁书使人读而喜否？姑次第之。

【译文】

桑怱是开封雍丘县人，他的哥哥桑慥，因为参加进士考试而有名。桑怱也参加进士考试，却两次都没有考中，便到汝州、颍州间游历，在龙城获得废弃的田地数顷，退出科举考试尽力进行耕作。

年成不好，汝州附近的各县盗贼很多，桑怱找到县令对他说：“我想当耆长，在乡间往来巡查奸民。”县令同意后，桑怱就召集乡村少年，并告诫说：“盗贼的事不能干了，我在这里，就不能容忍你们！”少年们连声答应。里老父儿子死了没有入棺，盗贼夜晚就把尸体的衣服脱了。里老父害怕，又没有其他儿子，不敢到县衙告状，而儿子尸体裸露着又不能下葬。桑怱听到这件事很怜悯里老父，就怀疑少年王生做了这件事。晚上到王生家，察看他的箱笼，并不让他发觉。第二天遇到王生，问道：“你答应我不偷东西，现在偷里老父儿子尸体衣服的人，不是你吗？”少年变了脸色。桑怱立刻将其推倒在地上绑了起来。盘问一起盗窃的人，王生指证某个少年。桑怱立刻叫壮丁看守住王生，自己又跑去捉拿那个少年，一起送到县上。这两个人都受到法律的惩治。

桑怱也曾经去邾城，遇到县尉刚要出去捕盗贼，就招呼桑怱饮酒，饮过酒后，桑怱就与他一起出行。到了盗贼窝藏的地方，

县尉有些害怕，假装不知道就走了过去。桑怿说：“盗贼在这里，你还想去什么地方？”下马独自杀了数名盗贼，并都把他们绑了起来。又听说襄城有数十个盗贼，就独自提剑前往，杀了几个盗贼，把其余的人都绑起来。汝城附近的县由于这个原因没有盗贼，京西转运使将桑怿的事上奏朝廷，朝廷就任命桑怿做郟城尉。

天圣年间，河南所属的县盗贼很多，转运使奏请朝廷调整了浞池尉。嵒，是古代的险要之地，泥山很多，而青灰山十分险峻难行，被盗贼所占领。一个叫王伯的恶盗藏匿在这座山中，时常出来在附近的县为非作歹。正当此时，王伯的事情让朝廷知道了，朝廷点名让巡检捕捉。不久，桑怿到了这里，巡检伪造朝廷的宣召文书给桑怿看，准备筹划将王伯招出。桑怿相信了，没有怀疑是伪造的，就秘密察看王伯藏身的地方，深入盗贼巢穴招安，与王伯同睡同起十余天。他使王伯相信了自己，就一起出山来。那个巡检反而用兵在山口阻截，桑怿差一点连自己都不能逃脱。桑怿说：“巡检被点名捕盗，这样做是害怕得不到功劳。”就把王伯给了巡检，使其自己邀功，不再说自己的事了。巡检将王伯俘获后押送到京城，朝廷了解了实际情况，因罪罢免了巡检。

桑怿做郟城尉一年有余，又被任命为右班殿值、永安县巡检。明道、景祐之交，天下大旱闹蝗灾，盗贼渐渐增多。有恶贼二十三人，没有办法抓到。枢密院以驿站快马召桑怿进京，交给他二十三个盗贼的名字，让他前往捕拿。桑怿思考说：“盗贼害怕我的名字，听到我去一定会逃跑，逃散就不容易抓到了，应当先向他们表现我的害怕的情绪。”桑怿到了那里就关闭军营大门，告诫军吏不许一个人走出军营。住了几天，军吏不了解他的意



图，多次请求出战效力，总是不允许。过了一阵，在一个晚上，桑怿和几个军卒装扮成盗贼出来，寻找盗贼曾经走过的地方。走进老百姓家，老百姓都逃走，惟独有一位老太太留下来，像对待盗贼一样给他们东西吃。回来后，又关闭军门。三天后再次前往，带着器具到老人处吃饭，并且把剩余的留给了老妇人，等到老妇人把他们当作真盗贼后，就渐渐接近老妇人，跟她说话，并提到了那群盗贼。老妇人说：“他们听到桑怿来了，开始很害怕，都跑了。又听说桑怿关闭营门不愿出来，知道他不值得惧怕，现在都回来了。某某在某处，某某在某地。”桑怿完全探得了盗贼的下落。过了三天，又前往，送给老妇人厚礼，告诉她实情：“我就是桑怿。麻烦老妇人帮助我们了解实情，并且千万不要泄漏，过三天，我再来。”过了三天又前往，详尽打听了老妇人了解的实情。第二天天一亮，分别部署军士，以甲士若干人在某地，捕捉某盗贼，以军卒若干人在某处，捕捉某盗贼。其中尤其强的盗贼在某地，就自己乘快马前往，士卒都没跟上，只有四个骑士跟上他，就与盗贼遭遇了，桑怿亲自杀了三人。二十三个盗贼一天内都抓到了。仅二十八天，桑怿就回京复命了。

枢密院官吏对他说：“送给我银子，我为你谋取阁门通事舍人的官职。”桑怿说：“我不想通过贿赂得到官职，况且我贫穷没有银子！即使有，也绝对不能这样做。”官吏非常生气，隐瞒了他立功的情况，并免去临时差使，送交三班院安排。三班按常规，让他做了兵马监押。还没有来得及走，恰巧碰到交趾地方獠族叛乱，杀了海上巡检，昭州、化州都报了警，去了几拨人马都不能平定。所以朝廷命令桑怿前往，杀掉了叛贼。回京后，就任命他做阁门祇候。桑怿说：“这次行动，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有地位在我上面的，我是尽力帮助他们。现在他留下了而我却回来了，我赏赐很厚而他却很轻，难道不会怀疑我掩盖他们的功劳而表现自己吗？接受了这样的赏赐只会使我内心惭愧。”就要把朝廷的赏赐让给自己的上司，把奏稿给我看。我对他说：“让给别人，朝廷一定不会答应，只会因此被看作爱好虚名和诡诈而被人嘲笑。”桑怿感叹说：“我也想到了这点，然而观察一个人的品质如何，应当根据他的行为作判断，被人嘲笑有什么呢？如果想躲避名声，那么好事就都别做了。”我也感到惭愧。他终于将功勋让给了别人，没有听劝告。桑怿虽然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做的事情都合乎道德伦理，很多都像这件事一样。

开始，桑怿住在雍丘，遭到大水，有两仓粮食，准备用船运走，看到老百姓奔跑躲避大水，就丢弃了粮食，用船载运老百姓。看到老百姓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景，就将村里人集中起来，用自家的粮食为他们做饭，直到把自家的粮食吃完才停止。桑怿喜欢舞剑和铁简，力气超过几个人，并且很有胆识和策略。遇到人常常腼腆，好像很惭愧。他长得不太高大，但经过自己的修养也显得很有威仪。说话好像不是从自己嘴里出来的一样，人们偶然遇见他不了解他健壮而且很勇敢。

庐陵欧阳修说：勇武和力量，是人们所具备的，但能够了解体会并使用勇武的人就很少了。像桑怿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义勇之士了。他的学问不深却能运用，可以说是一种天性。我本来爱好写人物传记，特别喜爱司马迁的传记，而且他撰写的人都是性情伟烈节操不凡的人，喜爱读这样的书。想学他的作法，而且怪怨现在如司马迁笔下那样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呢！我就怀疑司



马迁只不过靠雄奇的文笔善于夸大其词，古代的人不一定像这样。等知道了桑怱的事，才知道古代的人有这样的，司马迁描写的没有欺骗，才知道现在本来有这样的人，我们只是不知道。桑怱做的事是很勇武雄壮的，但却不知道我的文章能不能如司马迁的书那样使人们阅读并受到喜爱？姑且按顺序记下他的事迹。

洛阳牡丹记

为花作记，古已有之。然以极平常之题翻出极高雅之议论，非欧公不能为此。

本文行文流畅而神理自合。文中，欧公以其丹青圣手般之超然绝尘，只用淡墨轻轻勾勒，无一字溢美，也无争张妆饰之态，却已使洛阳牡丹不但未因此而失其秾丽与富贵，反而凭添了几分雅趣与风韵。读此记，难免生出“分明一幅牡丹图，水墨淋漓尚未干”之感。

本记之跋尾为点睛之笔。蔡公为欧公之多年好友，相交甚厚。加之其“不肯与人书石，而独喜书余文”并“绝笔于”此记。故此跋文一反前文之平和之气，却流露出缠绵凄婉的感伤之情，读之欲泣。

【原文】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是洛阳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阳亦有黄芍药、绯桃、瑞莲、千叶李、红郁李之类，皆不减他出者，而洛阳人不甚惜，谓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其意谓天下真花独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爱重之如此。

说者多言洛阳于二河间，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者多，故独与他方异。予甚以为不然。夫洛阳于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贡，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昆仑旁薄之间，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气，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与和者，有常之气，其推于物也，亦宜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恶。及元气之病也，美恶鬲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极美与极恶者，皆得于气之偏也。花之钟其美，与夫癭木雍肿之钟其恶，丑好虽异，而得分气之偏病则均。洛阳城圆数十里，而诸县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则不可植焉，岂又偏气之美者独聚此数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

